



雷 加
站在最前列



站在最前列

《潜力》第二部

雷加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本书是《潜力》三部曲的第二部。它描繪了解放战争中，造纸厂組織撤退的宏伟而富于色彩的画面。这个厂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支援前綫，克服了保守思想，生产得到空前的提高；同时为了战争的需要，必須执行艰巨的撤退工作。作品圍繞着这两个方面，展开了拥軍、参軍、动員工人家屬迁移及和暗藏的敌特作斗争的錯綜复杂的場面，同时刻划了各种工人的不同的精神面貌，塑造了工人干部岳全善、梁滿富和老工人王保祿的鮮明动人的形象。从年輕工人衣廷秀和徐家光的恋爱中，反映了他們的成长过程和优美的品质。

封面画：柳成蔭

站 在 最 前 列

书号 508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23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1}{16}$ 插页 2

1956年7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月北京第6次印刷

印数 69601—99600 册 定价 (3) 0.92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第一章	幸福	1
第二章	啓示	17
第三章	城市命运	35
第四章	百分之三十?	62
第五章	砲兵旅在的时候	86
第六章	霉雨	105
第七章	兩輩人	118
第八章	动员	139
第九章	鎮安桥头	163
第十章	揚着飽帆	181
第十一章	第二批	202
第十二章	信号	222
第十三章	船	243
第十四章	为了他們	264
第十五章	晝	283
第十六章	夜	299

第一章 幸福

这是一段幸福的回憶。

結婚前三個月，何士捷剛從前方回到延安。何士捷在前方負了傷，住了半年醫院。後來傷口好了，因為流血過多，又得了急性貧血症，這使他不能再留在前方或是軍隊里服務，所以分配在延安黨校學習，準備將來做地方政權工作。

那時洪澄來延安已經三年了。頭一年在“陝公”學習，以後在一個軍事機關工作，現在又在“女大”畢業了。她和何士捷結婚那年，剛滿二十歲。

她和何士捷認識以後，常常在延河邊上散步。

延河邊上，有大田，有菜園子。園子裡的紅辣椒是每個到過陝北的人都喜歡的，吃小米飯總離不開它。蕎麥花鮮艷奪目。小米的播種和收穫全在山坡上。這裡也有歌唱裡的大豆和高粱。

延河邊上有寬坦的河灘，那些在中午非常燙人的細沙子，總叫人以為是從塞外隨着狂風刮來的，不是夏天的山洪沖下來的。

陝北的黃昏，並不像別的地方那麼平靜。夕陽用殷紅的光綫照耀着右邊的山頭，同時也用一塊陰影罩住左邊的山頭。這裡的黃昏也不比別的地方長。塞外乾燥而寒冷的風，馬上就會吹來。延河的水也轉眼換上夜裝。在河床的石塊上，閃着淡青色的水

花，向下奔去，而且比白天叫得更响。

这时一个魁梧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顺着河滩，并肩走着。洪澄的身材，长得很匀称。她的胸部，裹在月白色列宁服下面，显得十分健康。她穿着一双绛紫色绒绳结成的草鞋，有时踏在短短的草棵上，有时踏在松软的沙土上。

洪澄紧紧地靠着那个高大的身体。她的头髮松散，压在制帽下面。她的眼睛，从又黑又密的睫毛里热情地向前望去。在她的嘴角上，流露出幸福的微笑。

她从河南省北部一个县城，一直来到了延安。她刚刚走出学校，就走进了革命的阵营。未来给予她的幻想像透明的玻璃一样。何士捷却不同了，他总是用自己在旧社会嚼过的苦水，和洪澄生命里的甜汁相比较。他俩相差八岁。所以何士捷对着这个年轻的、美丽的、心爱的人，心里充满了爱慕和快乐。

何士捷在学习上，帮助着她，在谈话中启发她。当他们散步完了，走过那座独木桥时，洪澄每次都要好强地自己走过去。何士捷在她的后面，用自己的眼睛跟踪着她的每一个脚步，直到洪澄走了过去，他才放下心来。就是这样的，他总是这样的处处爱护着她。

这样度着他们幸福的日子，并不太久，他们就结婚了。

在结婚之前，他们有过一次小小的争吵。这是幸福的争吵。延安的年轻的爱人差不多都遇到过的。由于害怕生育，洪澄不同意很快结婚。最后她被说服了，同意了何士捷的意见：认为一个女同志不能，也不应该把自己的事业，只放在结婚前有数的年限里。虽然如此，结婚后刚刚有了喜讯，洪澄还是决定生下孩子之后，马上把孩子寄托给老百姓抚养。

洪澄的确如此单纯地以为，带着孩子就不能好好的学习和工作，也就不能为孩子的未来换来更多的幸福生活。

当何士捷接到臨產的通知，跑到医院的时候，想不到洪澄完全变了。她的松散的头髮束起來了；她的面頰，襯着雪白的病衣，格外紅潤。她俯視着可爱的宝宝时，她的濃密的睫毛，也在輕微地顫抖着。她早已忘記了他們的爭吵，忘記了她的決定。何士捷暗暗地透了一口气，帶着感激的心情，去吻宝宝的小手。这双小手紅得像石榴一样，並且長着一層發亮的汗毛。

接着是第二个孩子又誕生了……

“八一五”前几天，洪澄帶着两个孩子，从鄉下到綏德來看何士捷。他們天天來到無定河边，度过黃昏。何士捷陪着小孩玩耍，洪澄坐在岩石上打毛衣。这是好几年前对何士捷許过的心願。最初沒有錢買毛綫，后來又沒有時間，而何士捷抗战前的毛衣却早已破了。

剛剛打好毛衣，“八一五”勝利的消息就傳來了。洪澄永远也忘不了那些燃着火把的狂欢的夜晚。

朱总司令的命令公佈了。到華中去的幹部隊在途中接到命令，开往东北去了。东北幹部隊也从延安出發了。

何士捷經過当地地委和东北幹部隊的允許，在綏德参加了东北幹部隊。他具备着一个有力的理由：他是东北人。他为中國共產党提出的“打到鴨綠江边”这个口号，已經工作許多年了。

强行軍的任务，使何士捷不能同洪澄和孩子一路同行。在別离的那天早晨，洪澄先醒了，然后兩个人在睡着的孩子面前話別。他們都互相知道，不久之后就会見面的；然而在这个偉大、神聖的行动中不能攜手並進，总觉得这种別离是痛苦的。

何士捷在微明的晨曦中，跨出門檻，停下來，躊躇了一会，又回到屋子里來。他从簡單的行囊里掏出那件打好的毛衣，說：

“把它留下吧！”

“为什么？”洪澄倚着門，望着他。

“將來你在路上会冷的。”何士捷这样呐呐地說。是真的因为洪澄路上会冷，自己路上就不会冷嗎？或者他已經想到洪澄不能馬上动身，必須再在陕北过一个冬天呢？

洪澄倒在他的肩上，無声地哭起來了。

現在他們又快乐的相逢了。

他們这样快的相逢，不單是他們兩個人的心願，也是千千万万人的心願和意志所促成的。千千万万人要求和平，要求勝利。每个人都嚮往着新中國的未來，蔣介石这个無恥的集团，只是中國歷史上一个黑点罢了。

“她帶着孩子，冲过封鎖綫，走了几千里路。看，她能够來到我的怀抱，这就是說，中國人民的大勝利就要來了！”何士捷坚信地这样想着。

何士捷讓洪澄和孩子好好地休息了兩天。

洪澄和孩子到处为家，已經成了習慣。窑洞也好，茅屋也好，一下子就会住得舒服起來。他們在樓上住了兩天，似乎一切都就緒了，岳全善又分配他們到第一号宿舍去住。这也沒有关系，洪澄搬了过去，很快地又喜欢起这个新居了。就像她会喜欢今天的宿营地，明天又会喜欢第二个宿营地似的。

現在他們住着的，是过去日本厂主的一幢小洋房。其中有臥室、餐室、書室和会客室；但是他們只佔用了一大間臥室。依洪澄的意見，將來可以召一个“房客”的。何士捷理解她，她不願意在工人面前享受更多的东西。何士捷以前只住一張木床，为什么她來了之后就該享受起來呢？要想反对她是不行的，再說，何士捷也不想反对她。晚上，何士捷回來，看見地板刷过，棚頂扫过，

一切都佈置好了。洪澄又把那一大間臥室，几乎照着他們住過的窯洞全部樣式擺佈起來：毛主席“七大”的照片，依然掛在書桌上面那個老地方；桌上那個瓦窯堡的炭精鎮紙，依然壓着洪澄的日記本。這本日記，她已記了一大半了。

最使何士捷滿意的，是那個用兩只板凳做成的沙發。在延安流行過的這個沙發，它比任何一只搖籃的回憶都要溫暖。

何士捷在幸福的回憶中，也向洪澄述說了工廠的未來。他有一大套計劃。洪澄看過工廠里那些機器，她覺得何士捷的計劃像這些機器一樣發光，甚至还帶着有韻律的音響。

在洪澄等待分配工作期間，何士捷曾陪她回家兩次。

洪澄也拜訪了區委會。她和烏士濂的愛人吳鈞，一見面就成了朋友。

“我會不會留在工廠工作？”從區委回來那天，洪澄這樣問。何士捷沒有立刻回答她。他終於說：

“有這個可能。”

洪澄非常願意留在工廠工作。她也像那些願意和愛人在一起工作的人那樣想過：“我要盡一切力量協助他。他的成績就是我的成績。他和我又都是為了黨的事業在工作。”

決定來了，工業廳決定洪澄擔任工廠人事科工作。同時通知他們，以前允許調配的幹部，暫時一個也不能派來了。

區委又指定洪澄擔任黨小組長。

一個月已經過去了。

洪澄的工作是勝任愉快的。她工作一天之後，還得早些回家。這是她掛慮兩個孩子，也是為了何士捷。她不能不先回到家里等何士捷。因為她不忍心叫一個全身疲乏透頂的人，可以沒有她的接待，回到這間冷清的房子裡。

不过何士捷回家越來越晚了。他的沉思的時間也變長了。从本溪撤退之后，何士捷养成了夜間讀報的習慣，並且洪澄也看得出來，他在工作中常常是急不可耐的，像是受了什麼冲動似的，隨着又增加了愛挑剔的毛病……

有一次，這種挑剔也來到了洪澄的頭上。

每天早晨，洪澄漱洗完畢，安頓好孩子，就去上班。她去得總比何士捷早，因為她知道何士捷是很嚴格的。洪澄天天從窗子里看見岳全善從自己家里走出來，夾在工人隊伍里，有說有笑的走去。這時，洪澄也走出了自己的家門，和岳全善一起走去。

這一天，他們還沒有走出工人住宅大門，岳全善突然停住，對洪澄說：

“去吧！有一個生病的工人……”

生病的工人是范立榮。據岳全善說：這個人抄紙技術還不錯，可惜病很多：眼有病，鼻子有病。這一回夜間站崗放哨，得了感冒。他兩眼赤紅，鼻子里呼嚕呼嚕打響。

洪澄因此遲到一小時，何士捷不滿地說：

“看工人的病是對的；但是應該按時上班，你遲到了，是沒有理由的。”

洪澄總覺得何士捷有些形式主義；但是，她想起自己頭一天就冒冒失失答應了于濱介紹趙伯言進廠，這件事一直梗在心裡。因此她沒有說什麼。

最近洪澄主持全廠評獎的工作，接近了很多工人幹部。她認識了霍丙申和馬金漢。洪澄不懂技術，所以洪澄老覺得在他們身上常常會有奇蹟出現。徐家齊目不識丁；但是是一個智慧工人。他順手可以制作任何精巧的玩藝，就像他從小就拿鉗子、搬子當玩具，在鐵工車間里長大的一樣。她喜歡直冲直撞的梁滿富，也喜

欢年輕有为的衣廷秀。

此外，还有一个王保祿老头。最近他变成洪澄家里的常客了。

前几个月，何士捷領導修理独身宿舍时，王保祿的兒子王長留安裝电灯摔坏了胳膊，在完工那天召开的“光明集会上”，王長留被譽为“榮譽战士”，王保祿也立刻变成了受尊敬的人物。

王保祿原是一个老木工。伪滿时因年老眼花，日本厂主辞退了他。这一回，他又恢复了厂籍。起初他做些輕劳动，打扫院子。后来又調到菜园子里去，每天运送肥料，还做些打雜的工作。他喜欢說話，有些地方又不免言过其实，其实，这是一个老实人。从前，有些人常常用譏諷的眼光看他，現在再不这样了，大家跟着厂長一起尊敬他了。

往往有这样的事，不过是一个一輩子默默無聞的人；可是到处都有人談論他。王保祿就是这种人。關於他有很多傳聞。

王保祿和他死去的老伴，生前过得很好。在那几年，他天天都到老伴的坟上培土。他虔誠地圍着坟地环行一周，最怕夜里有野狗來过。新土培得越高，他的老年的爱情越深。他不顧別人打趣他，总是一板正經地說：“哦！窮日子过了一輩子，活着的活着，死的死了。活着的时候，薄牆透風，我还可以用身子給她擋一擋。現在，只是一口薄皮棺材埋在土里，想起來，唉……”

王保祿嚴守古禮，每逢祭日，总是領着兒子燒紙奠酒。解放以后，去的次数少了些。

王保祿愛自己的木匠手藝。可是他的兒子却在厂子里学“电气”。“八一五”以后不久，王保祿在市場上買了一个戲匣子。戲匣子上的电鍍，可以照見人的影子。他輕輕地撫摸着它說：“嗨！無產階級也有戲匣子啦！”他自称是無產階級是有來歷的，抗日英

雄楊靖宇曾經这样叫过他。戲匣子从來沒有唱过，他小心地收藏起來，希望兒子快些結婚。不用說，这原來是准备送給兒子的結婚禮品。

關於王保祿，老年人对他也有几分尊敬，年輕人更加喜欢他。因为他懂得用銅霜，鴿糞一套治病的法子；他会講一些古怪的傳說和故事。比如他說：“沈陽九門八开，蝎子不出來”^①。又說：被蝎子螫了，不能喊娘，因为蝎子沒娘，越喊越疼等等。

現在王保祿每天用小毛驢，从工人住宅往菜園子馱四趟肥料。

王保祿和洪澄家里的友誼是从小弟身上开始的，小弟和王保祿的友誼又是从小毛驢身上开始的。

小弟还没有忘記旅途的生活。他永远記得路上那只毛驢和那兩只柳条筐。一边裝着小弟，另一边裝着他的姐姐小蕙，天天像坐在搖籃里似地搖擺着。他們早上上路，晚上休息。天天在懸崖的山路上行走。懸崖上有不同的白云飛过，懸崖下有不同的流水的声音。小蕙年紀大，坐得高些，可以向外張望，小弟多么羨慕她呵。他永远忘不了，当他攀着筐沿向外張望时，跟在后边走路的媽媽，每次都驚叫起來。有时，他故意这样做一下，媽媽的驚叫，換來了他的笑声。旅途也是太寂寞了。此后，媽媽气得把他用腰帶縛在筐子里，他却因此得了自由。因为他可以像姐姐一样觀看風景了，媽媽也不再驚叫了。

一路上，早行夜宿。中午休息时，他們坐在毛驢旁边啃乾饅饅片，晚上他們又多么喜欢听驢子的長嘯呵！因為他們白天在筐

① 沈陽九個城門，开了八个。不开的城門，因有神符鎮壓，所以蝎子不敢出來。这是傳說之一。

子里早已睡够了。第二天，又是如此。到了工厂，他們跟着媽媽看过机器。那台抄紙机像篩面一样不停地震动着，於是小弟断定說毛驢會搖擺走路，那是因為身上安了机器的緣故。

他們特別喜欢王保祿的小毛驢。牠比路上的毛驢小了一半。假若牠讓他們抓的話，他們站在地上可以抓住牠的耳朵。是的，牠小得可以和他們一同鑽進被窩里。牠当然比路上的毛驢更有資格做他們的小朋友了。

每天他們坐在門口等着。王保祿趕着空驢繞路走來，讓他們玩一会。有时遞一根乾草給毛驢吃，有时給牠戴上一頂紙帽子。每次王保祿都滿足了他們，讓小毛驢陪着他們一起玩耍。他們愛小毛驢呢？还是更愛王保祿爺爺呢？這是他們說不准的。

王保祿也是說故事的能手。有一次他對小蕙小弟講起抗日英雄楊靖宇來。

“老民國二十三年，我那個大兒子才十八歲。有一天我到村外去買東西，大兒子跑來告訴我：‘楊司令到我們村里來啦，趕快開會去！’我連忙回來，老遠一看，一個高個兒、長臉、高鼻梁的人，正站在磨盤上給老百姓講話：‘救國是大家的事。’楊司令說，‘抗日軍当然是救國。你們在家里種地，把剩下的苞米、高粱接濟我們，也是救國。我們衣服破了，大娘大嬸給我們補一補，也是救國。我們缺日用品，大爺們進城給我們買來，也是救國。我們抗日軍，不怕吃苦，不怕死，只有一個信念：就是把日本鬼子趕出國境，使大家過好日子。凡是不願當亡國奴的人，都要起來幫助我們。’我聽了這些話，把大兒子送去參軍，從此軍隊兄弟大半都認識我。只要路過我們村子，都要到我家里住一宿。二十四年，楊司令的隊伍改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八道江的偽滿教導隊，帶了一挺機槍和兩支三八式來投降，叫我去聯絡。我看都是

老实人，就帶去見了楊司令。楊司令后來說：‘老王真行，一挺機槍又可以消滅不少鬼子了！’”

这天是星期天，洪澄在那里洗衣服，心里想：“他会添枝添叶的，不过，說到大兒子參了軍，总是真事吧！”

“又一回派我去打探八道江的消息。”王保祿接着說，“一到八道江就見討伐隊正要出發，碰了个頂頭。我說我孩子有病，想吃蘋果來買蘋果的。那時王長留還小，真的正在害病。結果挨了一頓打。我口口声声說是蛤蟆河的好庄稼人，才放了我。我一口气跑回來，報告了楊司令。楊司令披上大氅，拖着一支大槍搶出去，喊着前進！前進！夺回了山頭。你知道蛤蟆河里長的什么嗎？那就是東北有名的蛤什蟆。人人都吃牠，比雞肉還好吃呢！”最后一句話，他是向小弟說的。

洪澄听出了神，忍不住地問：“你的大兒呢？”

王保祿閃閃他的長眉，說道：“就是那一次，我的大兒犧牲啦！楊司令安慰我說：‘你知道你是誰？你是工人，你就是無產階級。你的兒子虽死，隊伍里這些年輕人，都是你的兒子……’現在多少年啦！我也老啦！你看我这雙手，我的手藝全在這雙手上，不中用啦！”他的手从小弟面前伸出來，厚厚地繭皮，盤着一條條青筋。“从前我那個師傅性子真躁，冬天天不亮起來，抹黑穿不上襪子，一斧頭把襪子剝去半截子。說起教我的手藝也不含糊。什么‘尖’‘角’‘對縫’‘彫花’，現在，哼，這班年輕人，只要能釘个釘子，就算出徒啦！哼！現在……”

過了几天，廠長一个条子把王保祿从菜園子調到木工室去了。車間主任不同意，他說：“眼不行，有手藝算什么，這不是白白养活一个人。”但是何士捷說：“只要他能多帶出几个徒弟來就值得，我們的肚量要放寬些。”

对这件事真正不满意的是小弟和小蕙，他俩因此再也看不到小毛驢了。何士捷提議送两个孩子到父親家里住几天，小蕙和小弟立刻表示同意，不再吵吵嚷嚷了。

王保祿从進了木工室之后，仍然下班后抽時間來看望小弟和小蕙，不过不再帶着小毛驢。現在他又到厂長的父親家里去看望他們，因此他又变成父親家里的常客了。

王保祿每次由父親家里回來，总是再到洪澄家里坐一坐，談些兩個孩子在爺爺家里的趣事。有时，王保祿也帶來一些閒言閒語。他說老爺子常常問到何士捷，为什么不回家去。老太太常常抱怨何士捷不顧鄉土之情，这么多親戚朋友，都想沾光找个生活；可是何士捷一个也不安插。

有一天王保祿領一个架工到人事科來了。据这个架工說，和家里有些親戚。洪澄說：“親戚不親戚算什么，主要你是工人，留下吧！”可是何士捷知道这件事之后，又把这个架工介紹到鴨綠江造紙厂去了。

这些日子，何士捷喉嚨疼，整天皺着眉头，嚥吐沫。洪澄也因准备第二次評獎大会，忙得不可开交。她的边梢發黃的头髮，松松散散的，她的臉却是緊張的。衣廷秀把各个車間小組討論的結果，提到职工会上評定，以后又由洪澄拿到何士捷那里去。

和評獎名單同时拿上去的，还有一份調整工資的名單。調整工資的名單中，職員的名單在上面。職員的名單中，趙伯言又列在第一名。

何士捷看見了趙伯言的名字就压过去了。

何士捷審查了評獎名單，提出了意見。

“應該把第三獎的郝四喜，提到第一獎。”何士捷因为看見了这个名字，現出了微笑。他說：“这是明明白白的。郝四喜縫銅網

的工作，在工人眼中不算什么。我們看起來，銅網第一重要。銅網沒有貨源，我們受了封鎖，所以今天銅網就是我們的生命綫。我們要是沒有銅網，怎么办呢？机器一点鐘也开不成。你們討論的时候，沒有想到这个吧！”

这一点，洪澄是同意的。她看过机器上的銅網。她相信一匹布也不会比它織得更好。自然應該愛惜它。可是洪澄站着不走，她在等待那張調整工資名單。

“工人的情緒对生產有很大的关系呢！”洪澄說。何士捷又皺起眉头，嚙吐沫。彷彿他說銅網時忘了嗓子疼，現在又記起來了。洪澄又加上說：“所以得調整工資。”

“我知道。”

調整工資的第一名趙伯言，恰恰是洪澄來的那天被介紹來的。何士捷想起这个，心里总有些不安。何士捷知道一个人同自己的愛人一起工作，會帶來幸福，也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这些事自然並不包括在組織原則之內，所以他对洪澄的工作，沒有提过什么意見，等待着組織決定。后来洪澄留在工厂工作了，趙伯言也進厂了。他对这个來歷不明的人很不喜欢。不久，有人报告他，趙伯言看过偽滿留下來的紙樣子，第二天这个紙樣子就不見了。他早就預感到趙伯言是不適宜於留在工厂工作的。

何士捷沒有把丟紙的事对洪澄說，他也不預备把他的想法，現在就告訴她。他簡短地說：

“趙伯言的工資提得太高了吧？”

“趙伯言拥軍工作还做得不錯。”

“不見得，那是原來的家屬工作做得好。他一个人有什么本領呢？”何士捷截断了洪澄的話。洪澄臉上的笑容，並沒有消失。何士捷心里想：“她什么也不知道，看她太天真啦！”

“是呵！他总是沒有把它做坏了。”洪澄不以为意地坚持着說，
“他的工資最初訂的低了些。”

“我会考慮的。”不知为什么何士捷忽然激动起來，而且也难以想像这个坚强的人，在洪澄面前，这样不安，說話又这样費力。
“我們总得知道，感情和原則是兩回事。比如，那个架工，是个工人，工厂也需要他，可是他却和家里有什么关系……叫做什么呢？最怕的就是这个旧关系，旧圈子……”

何士捷始終以为洪澄和于濱打不破情面，所以才这样容忍趙伯言的。

这天晚上，王保祿又來了。王保祿走進來就縮着鼻子，到处嗅着。洪澄本來也聞到了什么；但是总不如王保祿的鼻子，對於酒香这样灵敏。

王保祿在臉盆架上發現了半碗酒。他說：“这是什么？”接着用舌尖舐了舐，巴答着嘴唇。“原來是酒，好酒。”他說着嚐了嚐，接着又嚐了嚐，像一切愛喝酒的人，最后一咕嚕喝乾了。想不到王保祿沒有酒力，滿臉發紅了。何士捷回來的时候，他已在“延安沙發”上睡着了。

洪澄不知道这酒是何士捷叫人買來漱口用的。洪澄又自己跑去給他買了酒來。何士捷仰着头靠着床，漱了一遍又一遍。他覺得王保祿的像紅蝦一般的臉孔很可笑。

洪澄在一旁輕輕地說：“我明天把孩子接回來吧！”

“为什么？”

洪澄向王保祿嘮嘮嘴唇：“孩子不回來，他老得去。”

何士捷却說：“怕什么？他去一点坏处也沒有。”

“为什么沒有坏处，那个架工就是他領來的。”洪澄心里这样想，沒有說出來。她默默地坐在那里。